

10 元/本

东周列国志

(明) 冯梦龙 著

《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末年至秦统一六国，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作者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

【国学精粹文丛】

插图

广东旅游出版社



东周列国志

上

(明) 冯梦龙 著

插图

【国学精粹文丛】

广东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周列国志.上 / (明) 冯梦龙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0.2
(国学精粹文丛. 第6辑)

ISBN 978-7-80766-142-9

I. 东… II. 冯…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1601 号

责任编辑 周梅英

封面设计 乐 宇

图书策划 亮度图书

东周列国志·上

(明) 冯梦龙 著

出 版 / 广东旅游出版社

地 址 /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 编 / 510600

印 刷 /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 × 1092 1/16

总印张 / 54.25

总字数 / 108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80766-142-9

总定价 / 60.00 元(全六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导 读

《东周列国志》在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是一部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早在元代就有一些有关“列国”故事的白话本,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余邵鱼撰辑了一部《列国志传》,明末冯梦龙依据史传对《列国志传》加以修改订正,润色加工,成为一百零八回的《新列国志》。清代乾隆年间,蔡元放对此书又作了修改,定名为《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结束(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

西周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叫周幽王,他是一个昏庸暴虐的国王。西周末期,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王室内部的矛盾也扩大了,周幽王终于被申侯和犬戎的联合军队攻入王宫后杀死,周王朝鼎盛时代就此结束,历史上称这一阶段为西周。幽王的儿子平王继位后,将王都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称做东周的开始。周王朝的统治日渐衰落,各诸侯国的势力日益强大,东周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动荡的时期,中国先秦时代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自此开始。这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也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的时期。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诸侯国大国争霸的局面,出现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的“春秋五霸”。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像管仲、子产、曹刿、孙武这样著名的历史人物,发生了“越濮之战”这样以弱胜强著名的古代战例,也出现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的诸侯国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也是在春秋末期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产生的。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秦汉前的一些史家为了某种原则立场,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评价,有时会隐而不言,把意思深藏在记述的文字中,没有一定见地的人,很难发觉,更谈不上理解了。这部书的通俗之处,正是将那暗礁一样的文字弄得水落石出,大家一看便心知眼明,种种是非善恶,忠奸智愚,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作者编写此书的用意,也是他们对后人的贡献。

春秋末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进一步发展,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期兼并战争的结果,改变了大国争霸的形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

战国时期,以后又形成了秦、齐、楚、燕、赵、魏、韩七个大国称雄的局面,史称“战国七雄”。剧烈的统一战争自此开始。频繁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

《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得民心者得天下。道义是对天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这种以人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世为人的标准和榜样。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如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勾践身负灭国之耻,心怀复国大志,刚强、勇毅,不计荣辱生死,克制私欲,礼贤下士,以非凡的耐力和恒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以少胜多,摧毁强敌,称霸天下。像这样反败为胜、变弱为强的事例,还见于晋文公重耳,吴大夫武子胥等段落之中。人生立志,应该放眼至高至远之处,当以造福苍生、泽及万世为念,这样的榜样有孔子、管仲、子产。他们的思想以仁爱为根本,他们拥有安定天下、惠及万民的志向,对真理永无止境地追求,引导君王走向内圣外王的正途,施行的政令,富民强国,成为后世政治参照的法则。列国之中,上自君王,下自卿士,守信立身,不惜功名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救出赵氏孤儿,忍辱偷生,终于复国。豫让因智伯以国士待之,决意以国士报答,在智伯死后,几次为智伯复仇,就义之前,仍请求将智伯仇敌的衣服用剑斩过,以了心愿。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图谋刺杀秦王,为守机密,自刎而死。当时的忠义之士,往往如此,千百年后,仍使人感叹敬慕。

与这些正面人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等统治者,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作者对他们揭露与鞭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融入情节的进展之中。

目 录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9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12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5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19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2
第六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26
第七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29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33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35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38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搆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41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45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48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51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54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57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60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63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67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70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74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79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82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87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91
第二十六回	歌虞庠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95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98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02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05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08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112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踰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115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119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124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126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130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134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142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145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150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154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157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161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164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167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殽谷封尸	171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175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馀诒秦	179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183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186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191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鼋搆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195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198
第五十四回	荀息父纵属亡师	孟僖儒托优悟主	202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206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210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214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犒养叔献艺	218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222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226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	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230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234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238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241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246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鍼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249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253
第六十八回	贺廐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257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261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265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269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躯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274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278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283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287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291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298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302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306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勾践竭力事吴	311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315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纆	320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325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329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餽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334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338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342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346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350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354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唵盈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358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脰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363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366
第九十四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370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375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378

第九十七回	死范睢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382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387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392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396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400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404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408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411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骑	415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419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422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426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词曰：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作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铤？隋珠弹雀总堪伤！皇威衰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趲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靡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默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靡，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靡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荧火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荧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姜后迎入。

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餘，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餘，昨夜方生一

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醪而藏之？’醪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棧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棧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棧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醪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棧，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菴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菴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渎。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醪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渎，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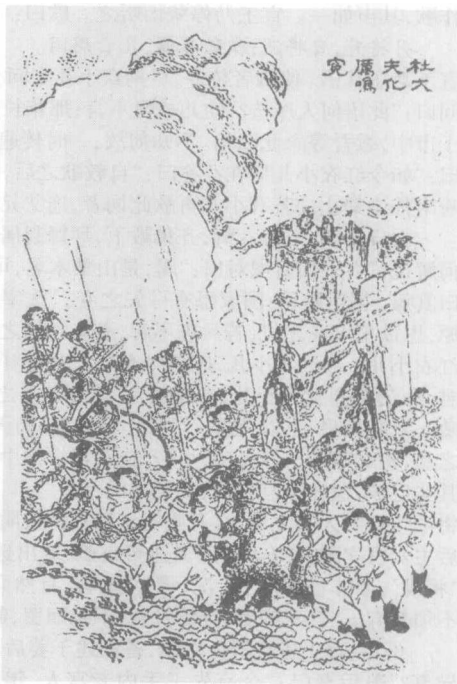
哭又哭，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糜弧箕箒！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糜弧箕箒”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算箭箒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緝。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着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女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诗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



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忌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压狐箕箠’之讖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答?”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主。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藁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髯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范氏。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左右传命:司空整备法驾,司马戒飭车徒,太史卜个吉日。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马,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开爽,传命扎住营寨。吩咐军士:“一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尽夸纵送之能。鹰犬借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宣王心中大喜。日已西,传令散围。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缚齐备,奏凯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辂之上,打个眼眯,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著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辂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望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辂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着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

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髯翁有诗云：

赤朱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聘飞轮。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未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上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其时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问安。宣王命内侍扶起。靠于绣褥之上，谓二臣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涅，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佐，勿替世业！”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宫门，遇太史伯阳父。召虎私谓伯阳父曰：“前童谣之语，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今王亲见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笃。其兆已应，王必不起。”伯阳父曰：“吾夜观乾象，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言罢各散。

不隔一时，各官复集宫门候问，闻御体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柩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子宜臼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

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雉。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干父之蛊，中兴立帜。

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未几亦薨。幽王为人，暴戾寡恩，动静无常。方谅阴之时，狎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无忌惮，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申侯屡谏不听，退归申国去了。也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继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并列三公。三人皆谄谀而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一日幽王视朝，岐山守臣申奏：“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遂退朝还宫。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三川发原于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将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发迹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无恙乎？”赵叔带曰：“若国家有变，当在何时？”伯阳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内。”叔带曰：“何以知之？”伯阳父曰：“善盈而后福，恶盈而后祸。十者，数之盈也。”叔带曰：“天子不恤国政，任用佞臣，我职居言路，必尽臣节以谏之。”伯阳父曰：“但恐言而无益。”二人私语多时，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带进谏，说破他奸佞，直入深宫，都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相议论之语，述与幽王，说他谤毁朝廷，妖言惑众。幽王曰：“愚人妄说国政，如野田泄气，何足听哉！”

却说赵叔带怀着一股忠义之心，屡欲进谏，未得其便。过了数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三川俱竭，岐山复崩，压坏民居无数。”幽王全不畏惧；方命左右访求美色，以充后宫。赵叔带上表谏曰：“山崩川竭，其象为脂血俱枯，高危下坠，乃国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业所基，一旦崩颓，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望消弭天变。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虢公石父奏曰：“国朝定都丰镐，千秋万岁！那岐山如已弃之屣，有何关系？叔带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谤讪，望吾王详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遂将叔带免官，逐归田野。叔带叹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吾不忍坐见西周有‘麦秀’之歌！”于是携家竟往晋国。——是为晋国大夫赵氏之祖，赵衰、赵盾即其后裔也。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列为诸侯。此是后话。后人诗叹曰：

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却说大夫褒珩，自褒城来，闻赵叔带被逐，急忙入朝进谏：“吾王不畏天变，黜逐贤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珩于狱中。自此谏净路绝，贤豪解体。

话分两头。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似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抚养成人，取名褒姒。论年纪虽则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一来姒大住居乡僻，二来褒姒年纪幼小，所以虽有绝色，无人聘定。

却说褒珩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凑巧褒姒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洪德大惊：“如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因私计：“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归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谏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无道，购四方美色，以充后宫。有似大之女，非常绝色。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求宽父狱，此散宜生教文王出狱之计也。”其母曰：“此计如果可行，何惜财帛。汝当速往。”

洪德遂亲至姒家，与姒大讲就布帛三百匹，买得褒姒回家。香汤沐浴，食以膏粱之味，饰以文绣之衣，教以礼数，携至镐京。先用金银打通虢公关节，求其转奏。言：“臣珩自知罪当万死。珩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复生，特访求美人，名曰褒姒，进上以赎父罪。万望吾王赦宥！”幽王闻奏，即宣褒姒上殿，拜舞已毕。幽王抬头观看，姿容态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际，光艳照人，龙颜大喜。四方虽贡献有人，不及褒姒万分之一。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于别宫，降旨赦褒珩出狱，复其官爵。是夜幽王与褒姒同寝，鱼水之乐，所不必言。自此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一连十日不朝。群臣伺候朝门者，皆不得望见颜色，莫不叹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诗为证：

折得名花字国香，布荆一旦荐匡床。风流天子浑闲事，不道龙螭已伏殃。

幽王自从得了褒姒，迷恋其色，居之琼台。约有三月，更不进申后之宫。早有人报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胜其愤，忽一日引著宫娥，径到琼台。正遇幽王与褒姒联膝而坐，并不起身迎接。

申后忍气不过，便骂：“何方贱婢，到此浊乱宫闱！”幽王恐申后动手，将身蔽于褒姒之前，代答曰：“此朕新取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见。不必发怒。”申后骂了一场，恨恨而去。褒姒问曰：“适来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谒之。”褒姒嘿然无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宫。

再说申后在宫中忧闷不已。太子宜臼跪而问曰：“吾母贵为六宫之主，有何不乐？”申后曰：“汝父宠幸褒姒，全不顾嫡妾之分。将来此婢得志，我母子无置足之处矣！”遂将褒姒不来朝见，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备细诉与太子，不觉泪下。太子曰：“此事不难。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视朝。吾母可着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引那贱婢出台观看。待孩儿将他毒打一顿，以出吾母之气。便父王嗔怪，罪责在我，与母无干也。”申后曰：“吾儿不可造次，还须从容再商。”太子怀忿出宫，又过了一晚。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群臣贺朔。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往琼台之下，不问情由，将花朵乱摘。台中走出一群宫人拦住道：“此花乃万岁栽种与褒娘娘不时赏玩，休得毁坏，得罪不小！”这边宫人道：“吾等奉东宫令旨，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谁敢拦阻！”彼此两下争嚷起来。惊动褒妃，亲自出外观



看，怒从心起，正要发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妃全不提防。那太子仇人相见，分外眼睁，赶上一步，揪住乌云宝髻，大骂：“贱婢！你是何等之人？无名无位，也要妄称娘娘，眼底无人！今日也教你认得我！”捻着拳便打。才打得几拳，众宫娥惧幽王见罪，一齐跪下叩首，高叫：“千岁，求饶！万事须看王爷面上！”太子亦恐伤命，即时住手。

褒妃含羞忍痛，回入台中，已知是太子替母亲出气，双行流泪。宫娥劝解曰：“娘娘不须悲泣，自有王爷做主。”说声未毕，幽王退朝，直入琼台。看见褒妃两鬓蓬松，眼流珠泪，问道：“爱卿何故今日还不梳妆？”褒妃扯住幽王袍袖，放声大哭，诉称：“太子引着宫人在台下摘花，贱妾又未曾得罪，太子一见贱妾，便加打骂，若非宫娥苦劝，性命难存。望乞我王做主！”说罢。呜呜咽咽，痛哭不已。那幽王心下倒也明白，谓褒妃曰：“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错怪了人。”褒妃曰：“太子为母报怨，其意不杀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蒙爱幸，身怀六甲，已两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求王放妾出宫，保全母子二命。”幽王曰：“爱卿请将息，朕自有处分。”即日传旨道：“太子宜白，好勇无礼，不能将顺，权发去申国，听申侯教训。东宫太傅、少傅等官，辅导无状，并行削职！”太子欲入宫诉明，幽王吩咐宫门，不许通报，只得驾车自往申国去讫。申后久不见太子进宫，着宫人询问，方知已贬去申国，孤掌难鸣，终日怨夫思子，含泪过日。

却说褒妃怀孕十月满足，生下一子。幽王爱如珍宝，名曰伯服，遂有废嫡立庶之意。奈事无其因，难于启齿。虢石父揣知王意，遂与尹球商议，暗通褒妃说：“太子既逐去外家，合当伯服为嗣。内有娘娘枕边之言，外有我二人协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妃大喜，答言：“全仗二卿用心维持。若得伯服嗣位，天下当与二卿共之。”褒妃自此密遣心腹左右，日夜伺申后之短。宫门内外，俱置耳目，风吹草动，无不悉知。

再说申后独居无侣，终日流泪。有一年长宫人，知其心事，跪而奏曰：“娘娘既思想殿下，何不修书一封，密寄申国，使殿下上表谢罪？若得感动万岁，召还东宫，母子相聚，岂不美哉！”申后曰：“此言固好，但恨无人传寄。”宫人曰：“妾母温媪，颇知医术，娘娘诈称有病，召媪入宫看脉，令带出此信，使妾兄送去，万无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书信一通，内中大略言：“天子无道，宠信妖婢，使我母子分离。今妖婢生子，其宠愈固。汝可上表伴认己罪：‘今已悔悟自新，愿父王宽赦！’若天赐还朝，母子重逢，别作计较。”修书已毕，假称有病卧床，召温媪看脉。早有人报知褒妃。褒妃曰：“此必有传递消息之事。俟温媪出宫，搜检其身，便知端的。”

却说温媪来到正宫，宫人先已说知如此如此。申后佯为诊脉，遂于枕边，取出书信，嘱咐：“星夜送至申国，不可迟误！”当下赐彩缯二端。温媪将那书信怀揣，手捧彩缯，洋洋出宫。被守门宫监盘住，问：“此缯从何而得？”媪曰：“老妾诊视后脉，此乃王后所赐也。”内监曰：“别有夹带否？”曰：“没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检，何以知其有无乎？”遂牵媪手转来。媪东遮西闪，似有慌张之色。宫监心疑，越要搜检。一齐上前，扯裂衣襟，那书角便露将出来。早被宫监搜出申后这封书，即时连人押至琼台，来见褒妃。褒妃拆书观看，心中大怒。命将温媪锁禁空房，不许走漏消息；却将彩缯二匹，手自剪扯，裂为寸寸。幽王进宫，见破缯满案，问其来历。褒妃含泪而对曰：“妾不幸身入深宫，谬蒙宠爱，以致正宫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宫寄书太子，书尾云：‘别作计较。’必有谋妾母子性命之事，愿王为妾做主！”说罢，将书呈与幽王观看。幽王认得申后笔迹，问其通书之人。褒妃曰：“现有温媪在此。”幽王即命牵出，不由分说，拔剑挥为两段。髯翁有诗曰：

未寄深宫信一封，先将冤血溅霜锋。他年若问安储事，温媪应居第一功。

是夜，褒妃又在幽王前撒娇撒痴说：“贱妾母子性命，悬于太子之手。”幽王曰：“有朕做主，太子何能为也？”褒妃曰：“吾王千秋万岁之后，少不得太子为君。今王后日夜在宫怨望咒诅，万一他母子当权，妾与伯服，死无葬身之地矣！”言罢，呜呜咽咽，又啼哭起来。幽王曰：“吾欲废王后太子，立汝为正宫，伯服为东宫。只恐群臣不从，如之奈何？”褒妃曰：“臣听君，顺也。君听臣，逆也。吾王将此意晓谕大臣，只看公议如何？”幽王曰：“卿言是也。”是夜，褒妃先遣心腹，传言与虢、尹二人，来朝预备对答。

次日，早朝礼毕，幽王宣公卿上殿，开言问曰：“王后嫉妒怨望，咒诅朕躬，难为天下之母，可

以拘来问罪？”虢石父奏曰：“王后六宫之主，虽然有罪，不可拘问。如果德不称位，但当传旨废之；另择贤德，母仪天下，实为万世之福。”尹球奏曰：“臣闻褒妃德性贞静，堪主中宫。”幽王曰：“太子在申，若废申后，如太子何？”虢石父奏曰：“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今太子避罪居申，温清之礼久废。况既废其母，焉用其子？臣等愿扶伯服为东宫。社稷有幸！”幽王大喜，传旨将申后退出冷宫，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褒妃为后，伯服为太子。如有进谏者，即系宜臼之党，治以重辟。此乃幽王九年之事。两班文武，心怀不平，知幽王主意已决，徒取杀身之祸，无益于事，尽皆缄口。太史伯阳父叹曰：“三纲已绝，周亡可立而待矣！”即日告老去位。群臣弃职归田者甚众。朝中惟尹球、虢石父、祭公易一班佞臣在侧。幽王朝夕与褒妃在宫作乐。

褒妃虽篡位正宫，有专席之宠，从未开颜一笑。幽王欲取其欢，召乐工鸣钟击鼓，品竹弹丝，宫人歌舞进觞，褒妃全无悦色。幽王问曰：“爱卿恶闻音乐，所好何事？”褒妃曰：“妾无好也。曾记昔日手裂彩缯，其声爽然可听。”幽王曰：“既喜闻裂缯之声，何不早言？”即命司库日进彩缯百匹，使宫娥有力者裂之，以悦褒妃。可怪褒妃虽好裂缯，依旧不见笑脸。幽王问曰：“卿何故不笑？”褒妃答曰：“妾生平不笑。”幽王曰：“朕必欲卿一开笑口。”遂出令：“不拘宫内宫外，有能致褒后一笑者，赏赐千金。”虢石父献计曰：“先王昔年因西戎强盛，恐彼入寇，乃于骊山之下，置烟墩二十馀所，又置大鼓数十架。但有贼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汉，附近诸侯，发兵相救。又鸣起大鼓，催趲前来。今数年以来，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王若要王后启齿，必须同后游玩骊山，夜举烽烟，诸侯援兵必至。至而无寇，王后必笑无疑矣。”幽王曰：“此计甚善！”乃同褒后并驾往骊山游玩，至晚设宴骊宫，传令举烽。时郑伯友正在朝中，以司徒为前导，闻命大惊，急趋至骊宫奏曰：“烟墩者，先王所设以备缓急，所以取信于诸侯。今无故举烽，是戏诸侯也。异日倘有不虞，即便举烽，诸侯必不信矣。将何物征兵以救急哉？”幽王怒曰：“今天下太平，何事征兵！朕今与王后出游骊宫，无可消遣，聊与诸侯为戏。他日有事，与卿无与！”遂不听郑伯之谏，大举烽火，复擂起大鼓。鼓声如雷，火光烛天。畿内诸侯，疑镐京有变，一个个即时领兵点将，连夜赶至骊山，但闻楼阁管龠之音。幽王与褒妃饮酒作乐，使人谢诸侯曰：“幸无外寇，不劳跋涉。”诸侯面面相觑，卷旗而回。褒妃在楼上，凭栏望见诸侯忙去忙回，并无一事，不觉抚掌大笑。幽王曰：“爱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赏之。至今俗语相传“千金买笑”，盖本于此。髯翁有诗，单咏烽火戏诸侯之事。诗曰：

良夜骊宫奏管簧，无端烽火烛穹苍。可怜列国奔驰苦，止博褒妃笑一场！

却说申侯闻知幽王废申后立褒妃，上疏谏曰：“昔桀宠妹喜以亡夏，纣宠妲己以亡商。王今宠信褒妃，废嫡立庶，既乖夫妇之义，又伤父子之情。桀纣之事，复见于今；夏商之祸，不在异日。望吾王收回乱命，庶可免亡国之殃也。”幽王览奏，拍案大怒曰：“此贼何敢乱言！”虢石父奏曰：“申侯见太子被逐，久怀怨望。今闻后与太子俱废，意在谋叛，故敢暴王之过。”幽王曰：“如此何以外之？”石父奏曰：“申侯本无他功，因后进爵。今后与太子俱废，申侯亦宜贬爵，仍旧为伯。发兵讨罪，庶无后患。”幽王准奏，下令削去申侯之爵。命石父为将，简兵蒐乘，欲举伐申之师。毕竟胜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话说申侯进表之后，有人在镐京探信。闻知幽王命虢公为将，不日领兵伐申，星夜奔回，报知申侯。申侯大惊曰：“国小兵微，安能抵敌王师？”大夫吕章进曰：“天子无道，废嫡立庶，忠良去位，万民皆怨，此孤立之势也。今西戎兵力方强，与申国接壤，主公速致书戎主，借兵向镐，以救王

后，必要天子传位于故太子，此伊、周之业也。语云：‘先发制人’，机不可失。”申侯曰：“此言甚当。”遂备下金缗一车，遣人赍书与犬戎借兵，许以破镐之日，府库金帛，任凭搬取。戎主曰：“中国天子失政，申侯国舅，召我以诛无道，扶立东宫，此我志也。”遂发戎兵一万五千，分为三队，右先锋李丁，左先锋满也速，戎主自将中军。枪刀塞路，旌旛蔽空，申侯亦起本国之兵相助，浩浩荡荡，杀奔镐京而来，出其不意，将王城围绕三匝，水息不通。

幽王闻变，大惊曰：“机不密，祸先发。我兵未起，戎兵先动，此事如何？”虢石父奏曰：“吾王速遣人于骊山举起烽烟，诸侯救兵必至，内外夹攻，可取必胜。”幽王从其言，遣人举烽。诸侯之兵，无片甲来者。盖因前被烽火所戏，是时又以为诈，所以皆不起兵也。幽王见救兵不至，犬戎日夜攻城，即谓石父曰：“贼势未知强弱，卿可试之。朕当简阅壮勇，以继其后。”虢公本非能战之将，只得勉强应命，率领兵车二百乘，开门杀出。申侯在阵上望见石父出城，指谓戎主曰：“此欺君误国之贼，不可走了。”戎主闻之曰：“谁为我擒之？”李丁曰：“小将愿往。”舞刀拍马，直取石父。斗不上十合，石父被李丁一刀劈于车下。戎主与满也速一齐杀将前进，喊声大举，乱杀人城，逢屋放火，逢人举刀，连申侯也阻当他不往，只得任其所为，城中大乱。

幽王未及闻军，见势头不好，以小车载褒姒和伯服，开后宰门出走。司徒郑伯友自后赶上，大叫：“吾王勿惊，臣当保驾。”出了北门，迤迤望骊山而去。途中又遇尹球来到，言：“犬戎焚烧宫室，抢掠库藏，祭公已死于乱军之中矣。”幽王心胆俱裂。郑伯友再令举烽，烽烟透入九霄，救兵依旧不到。犬戎兵追至骊山之下，将骊宫团团围住，口中只叫：“休走了昏君！”幽王与褒姒喊做一堆，相对而泣。郑伯友进曰：“事急矣！臣拼微命保驾，杀出重围，竟投臣国，以图后举。”幽王曰：“朕不听叔父之言，以至于此。朕今日夫妻父子之命，俱付之叔父矣。”当下郑伯教人至骊宫前，放起一把火来，以惑戎兵。自引幽王从宫后冲出。郑伯手持长矛，当先开路。尹球保着褒后母子，紧随幽王之后。行不多步，早有犬戎兵拦住，乃是小将古里赤。郑伯咬牙大怒，便接住交战。战不数合，一矛刺古里赤于马下。戎兵见郑伯骁勇，一时惊散。约行半里，背后喊声又起，先锋李丁引大兵追来。郑伯叫尹球保驾先行，亲自断后，且战且走。却被犬戎铁骑横冲，分为两截。郑伯困在垓心，全无惧怯，这根矛神出鬼没，但当先者无不着手。犬戎主教四面放箭，箭如雨点，不分玉石，可怜一国贤侯，今日死于万镞之下。左先锋满也速，早把幽王车仗掳住。犬戎主看见褒袍玉带，知是幽王，就车中一刀砍死，并杀伯服。褒姒美貌饶死，以轻车载之，带归毡帐取乐。尹球躲在车箱之内，亦被戎兵牵出斩之。

统计幽王在位共十一年。因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拾取清水河边妖女，逃于褒国，此女即褒姒也，蛊惑君心，欺凌嫡母，害得幽王今日身亡国破。昔童谣所云：“月将升，日将没；黑弧箕箒，实亡周国。”正应其兆，天数已定于宣王之时矣。东屏先生有诗曰：

多方图笑掖庭中，烽火光摇粉黛红。自绝诸侯犹似可，忍教国祚丧羌戎。

又陇西居士咏史诗曰：

骊山一笑犬戎嗤，弧矢童谣已验真。十八年来犹报应，挽回造化是何人？

又有一绝，单道尹球等无一善终，可为奸臣之戒。诗云：

巧语谗言媚暗君，满图富贵百年身。一朝骈首同诛戮，落得千秋骂佞臣。

又有一绝，咏郑伯友之忠。诗曰：

石父损躯尹氏亡，郑桓今日死勤王。三人总为周家死，白骨风前那个香？

且说申侯在城内，见宫中火起，忙引本国之兵入宫，一路扑灭。先将申后放出冷宫。巡到琼台，不见幽王褒姒踪迹。有人指说：“已出北门去矣。”料走骊山，慌忙追赶。于路上正迎着戎主，车马相凑，各问劳苦。说及昏君已杀，申侯大惊曰：“孤初心止欲纠正王愿，不意遂及于此。后世不忠于君者，必以孤为口实矣！”亟令从人收殓其尸，备礼葬之。戎主笑曰：“国舅所谓妇人之仁也！”

却说申侯回到京师，安排筵席，款待戎主。库中宝玉，搬取一空，又敛聚金缗十车为赠，指望他满欲而归。谁想戎主把杀幽王一件，自以为不世之功，人马盘踞京城，终日饮酒作乐，绝无还军归国之意。百姓皆归怨申侯。申侯无可奈何，乃写密书三封，发人往三路诸侯处，约会勤王。那三路诸侯，北路晋侯姬仇，东路卫侯姬和，西路秦君嬴开。又遣人到郑国，将郑伯死难之事，报知世